

季候物语

周华诚

和草木在一起

和草木在一起待久了,语言会变得多余。面对草木的时候,你不需要演讲和夸夸其谈。春天到来,牛牵引着犁铧走向遍布阿拉伯婆婆纳和节节草的野地,那里正盛开着一个喧闹的春天。在犁尖插进微热的土地,把新鲜的泥巴翻转过来之前,二者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,或蜜语甜言。它们一见钟情,水到渠成。穿蓑衣戴斗笠的农人来到田间,微雨细风之中,他扶锄而立,他将要开始播种,他要把丝瓜种子、黄瓜种子、南瓜种子和毛豆、玉米都播撒进清明的土地。此时此刻,他就那么站了一会儿,在手掌上吐了一口唾沫,两掌搓一搓,然后用力挥动尖嘴锄,就把种子们一点一点进了泥巴之间。微细的雨滴继而铺陈下来,润湿大地。很快,嫩黄色的细芽将穿透种壳,在土地上彰显力量,如果你蹲下身来,与嫩芽们对视,你用目光抚摸它的茎叶,看清它茎杆上细细的白色的绒毛,这就够了,这样的目光的抚摸,将会让它们更加茁壮地成长。

和草木在一起待久了,一个人的语速将会变得缓慢。一生操持农事之人,语言能力退化,渐渐拙于人事。你怎么对待庄稼,庄稼一定会怎么回报给你。你投之以汗水,它报之以硕果。农人与庄稼之间不会发生争执,他们只肯握手言欢,不会面红耳赤。

我的外公一辈子在山里劳作,在山上田间与飞禽走兽、木石流泉为伍,夏天种得几畦辣椒,拣出最大最红的辣椒装了一担,走十几里路挑到城里去卖。城里人在辣椒面前挑拣,说这个不好,那个不好,外公嘟囔半天,说不出话,最后一拎扁担不卖了,又挑了那样一担辣椒走十几里路回家。外公不知道的是,在城里接受挑拣,那不只是辣椒的命运,即便是黄瓜、苹果、香蕉,还有人,也照样逃脱不了被挑拣的过程,最后剩下一堆废瓜,因那只是城市的一种行事习惯而已,如同行路,两条腿要让路于两个轮,两个轮要让路于四个轮一样。

和草木在一起待久了,会慢慢变成一个行动缓慢之人。在大地上,草木都依照四时节气过日子。春日里开花,夏天舒枝长叶,到了秋天结出累累果实,冬天开始落叶,脱去一身繁华。父亲在田间种水稻,他告诉我,水稻的生长过程也是严格遵循四时节气。往年粮食不够吃,人多种两季;现在农人背井离乡,进城打工,田地大多荒芜,依然在种的也只是种一季了。我回到家乡,与父亲一起下田。谷雨之后,立夏之前,父亲将要浸种,三日后谷子爆芽,五日后谷种播到秧田,三十日后秧苗青青,可以移栽,至多不超过四十日;插秧之后,五至七日,秧苗可以返青,之后将欣盛生长。之后,水稻们拔节,开花,灌浆,结实,直至立秋,谷子成熟,向着大地弯下腰身,等待一场盛大的收割。

中国人的智慧里,有光阴与节气。节气这件事存在的意义,正是让人不要走得太快,走得太急。很多事你急也急不来。古往今来的人,他们是怎么生活的?他们是跟草木在一起过日子。立春的时候赶牛下地,打它两鞭子,吃两个春团;到了惊蛰,听到几声响雷,去林竹园掘几株笋,用咸肉煮起来吃;清明的时候,思念一下远去的亲人,看梨花在屋角绽放;小满的时候谷物在田地里抽穗拔节,到了芒种,那就挥汗如雨,把大半年的辛劳都扛在肩上。

节气就是规矩,草木与人,都要遵循这些规矩。父亲守着四时,一年里种一季两季稻,一辈子不过收获几十次、百余次稻谷。已无法再多。光阴不会给你更多的可能。可是你看吧,现在的人什么都要超前,幼儿园的娃娃要教识字,小学一年级要去

学奥数,小小的孩子一脸大人的疲劳。这有什么意思呢?草木不是这样的。跟草木在一起久了,你就慢慢变得不那么着急了,你知道急是没有用的,你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开花,然后在什么时候结出果实。没有经受烈日曝晒的瓜果不甜,而也只有经过霜降的青菜才会更加甘糯。如果要享受自然的果实,你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,然后陪着它们在光阴里缓慢成熟。

闲话文人

明斋

徐悲鸿与孙多慈



客有谈男女之事者,谓曹孟德《短歌行》中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;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”数句,其意在于渴求贤才,此说亦可通;若申述求偶示爱之意,则情趣更为佳妙。闻之,颇为惊异;反复品味,似也富有韵致。

夫男女情感之事者,真微妙乎哉。不仅社会学家难以穷究,即心理学家亦甚感头疼,遑论其它。譬如说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与其爱徒孙多慈女士,岂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耶? 凡男女之间,萌生爱意,多由一见倾心,尤其于对方之才情、气质、风姿、识见、人品诸方面,有超越平常者,先是夺人眼球,继而闯入心扉,然后占据感情高地,直至难以舍弃,生死相依。即便好事多磨,命运多舛,甚或节外生枝,只好隐忍退让,委曲求全,付出巨额代价,做出最大牺牲,然刻骨铭心之爱,最终难以割舍,埋葬心底愈久愈深,则醇厚浓烈之程度愈香愈美。

1935年,徐悲鸿为帮助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出版一本素描画集,多次致信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先生,求其玉成雅事。其4月11日的信中写道:“慈返,已为弟道及见兄情形。承兄为作序,深致感谢。慈所写各幅,已经弟选过,狮最难写,两幅乞皆刊入。孩子心理,欲早观厥成……特请弟转恳足下早日付印,愈速愈好,想吾兄好人做到底,既徇慈情,亦看弟面,三日出书,五日发行,尊意如何?”(斯舜威《百年画坛钩沉》)为挚爱能够早日出版画册,恳请好友出手相助,似可理解,然要求其“三日出书,五日发行”,似也未免太性急了些。不过,从中正可看出徐悲鸿先生为心爱之人而痴迷,而绝倒,而两肋插刀,而心旌摇荡之情状。

命运往往弄人。两股道上跑的车,终究难以合辙。后来,孙多慈嫁给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,并随夫到了台湾,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,成就辉煌,誉满海外。1953年9月,徐悲鸿在北京病逝,噩耗传到台湾时,徐悲鸿原配蒋碧薇女士正去中山堂看画展,当她在展厅门口刚签好名字时,一抬头正好看见孙多慈站在了面前。蒋碧薇女士略事寒暄后,便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多慈。孙多慈闻听,顿时脸色大变,眼泪夺眶而出,接着就晕倒了过去,当场不省人事。当她清醒过来之后,毅然决定为徐悲鸿戴孝三年,孝满之后,抑郁而终,享年六十三岁。就连蒋碧薇和廖静雯女士闻听此事后,都先后对孙多慈女士表示出了极大的钦敬之情,赞佩其是深于情者,痴于情者。

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;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。”反复吟诵此千古名句,确实令人感到百味杂陈,即便一汪死水也能泛起微澜,况情感如波涛一样汹涌澎湃之有情人耶?

琼崖风物

孙文彤

印象水满

翌日早晨要登五指山,我们决定夜宿地处五指山麓的水满乡。

我们早上从长春飞三亚,再乘车到达五指山市水满乡,一天经历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界。长春大雪纷飞,天寒地冻。一下飞机,我们立即脱掉一层层大衣皮衣,乘车直赴五指山。

傍晚的五指山,满满的原始森林将生命的翠绿一层层一叠叠堆上蔚蓝的天空,七彩的云雾一条条一朵朵缭绕出一幅醉人的五指山仙景,满眼画意诗情。导游告诉我们,五指山变幻莫测,景象千变万化,难识真面目。许多游客几次到五指山,都看不清。我们运气好,已看到了五指山一幅独特的美景。

我们请来的“导游”,其实是本地的一个苗族小伙,姓李,二十几岁,黑里透红,蛮有精神。我们叫他“李导”。听李导背诵海南历史名人明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濬的诗《题五指山》,让我们这些天天背书的学生甚以为奇。李导说:“丘濬是海南人,没有来过五指山。他生活的时候五指山还没有公路,当然来不了。他六七岁就写这首诗,靠想象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国民党一个叫陈汉光的旅长让人砍山路,抬他到我们水满,写了‘折木拂日’四个字,让人镌刻在石碑上,并下令本地人抬到山顶树立。抬这么重的石碑上山,又不给钱,老百姓又饥又渴,抬到半山腰脚都软了,便挖个穴立在小路边。明天登山就可以看到路边的这块石碑。”

从北国到南国,奔波了一天,我们确实有些疲惫,来不及去酒店,便随李导去农家乐。

水满有很多家农家乐。李导带我们去的农家乐,藏在山坳里,叫山里人家,全是黎族船形屋。我们要了一个“包厢”,也就一个茅草搭成的棚子,装饰却不简单,山竹篱笆墙上挂着灵芝、山兰稻、牛角号、腰婆什么的,还有一两件花梨、沉香工艺品,饭桌是用石头树头组合而成,十分别致。我们刚坐好,一个漂亮的黎家姑娘便端上茶来,甜甜地说:“请喝我们黎家自己种的水满茶。不施肥,不打农药,原汁原味,不收茶水费,放心喝!”我们久闻水满茶的大名,在水满乡喝水满茶,又不需付费,当然大口喝茶。“点什么菜? 今天有五指山小黄牛、灵芝鸡汤、水满鸭、高山野菜、泉水溪鱼、蜂蛹……”黎家姑娘热情地介绍,我们一听胃口大开,又点了两壶山兰糯米酒,感受五指山醉人的风情。



五指山水满乡

宿在一个叫印象水满的农家小客店。水满乡只有三四千人,散布在大山里。两个黎村一个苗村组成水满乡的核心区,打造成了一个风情小镇,被住建部和国家旅游局授予“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”,还被海南省评为十大最美乡镇之一。印象水满这家小客店,便是一条充满民族风情的小街上。我们打开客房的窗户,几百米远就是黎峒文化园,一间高大的船形屋,紧紧靠着五指山。这一夜,我做了一个梦,凝固成一个幸福水满的鲜活的印象,珍藏在我生命的历程里。

流金岁月

林位民

有番客回

在文昌,凡从南洋回来的人,人们都叫做番客,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经流行一句飘香的谚语:番客番客,没有一千,也有八百。在此谚语流行的清末民国初,番客拥有银元一千八百不在少数,也许这谚语道出了实情。

我的家乡会文镇湖丰村,在上世纪初,就有几十间房屋是用漂洋过海而来的海柴(有石盐、油楠、最优质的是坤甸木即乌盐)为木料的,若无一千八百的银元,这是拿不下的。而这些房屋的建造者全是从南洋回来的番客,当时他们在当地采购乌盐,相继从南洋用船拖回文昌的清澜港,清澜也就成了乌盐木的集散地,番客们也就可以带钱回来在这里购买乌盐木。于是当时在会文一带掀起了用乌盐木为木料建房屋的高潮。这个高潮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,至1939年中断。

这些用乌盐为木料建房的番客,基本上在南洋都拥有自家的橡胶园(侨乡叫做掀泥园),他们是南洋较早的开发者,一离船上岸就选择在荒无人烟的山区开垦,种植橡胶。由于当时的英国殖民者无暇顾及山里的事,拿地的手续简单易行,橡胶园也就不断扩大。

在会文一带富有的番客,其原始积累大多是靠开垦荒山种植橡胶、经营橡胶园来完成的。后来,他们为了子女得到较好的教育,较多选择了产业转移,将橡胶园卖掉以求在城市发展,继而经营酒店、旅馆、咖啡厅、零售及其它商业。但仍有不少人在山区坚持经营、或者从转让者那里接手这些传统产业。今天你若到马来西亚的金马仑山区,见到说文昌话的老华侨,你就会追溯而确认这个史实。而我的乡亲们都知道,村里也有华侨在海南投资橡胶行业,因为在南洋对橡胶经营有方,他们获得了第一桶金,从而使他们对这产业情有独钟。

海南华侨共同的心理特征是:手中有钱,心里想家。而会文一带的华侨这种心理特征尤为突出。我终于想明白了,在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末这将近四十年期间,会文镇的白延墟为何称为“小香港”,为何有英国渣打银行、汇丰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分号,为何港币及马来亚使用的货币也可以在这里流通。

1939年2月,日军入侵海南,炮火炸断了番客回家的路。番客们有家归不得。白延墟由此风光不再、萧条了、败落了。

日军炸断了番客回家的路,却激发青年华侨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。

日本侵略者在国内的种种暴行,令他们义愤填膺。他们辞别亲人,相约回国。1939年10月16日,由南洋各国首先到达国内的华侨青年254名,在广西宜山六坡村,首先成立了由黄百强为大队长的华侨学生大队,接着随后而到的青年华侨越来越多,1940年初奉命西迁,经千里行军到达贵州八寨县的独山,在那里组编了共有1065位华侨青年组成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二十六总队,即华侨生总队。并委派120名官佐(海南籍28人)。华侨生经考试入校,历经一年的学习和训练,一结业即陆续奔赴战场,汇入了波涛滚滚的抗日洪流中。

这批华侨青年,年纪大的28岁,最小的仅17岁;这批华侨青年,家乡在海南的有477人。其中我家有一人,即家父林廷斌,他在马来亚檳城和怡保分别告辞二位胞兄后毅然上路,他是最早到达广西宜山的254名华侨学生之一。这些年轻的华侨们,热血沸腾,共赴国难,成了回国不回家的番客。

后来,因为一些历史原因,在南洋的青年华侨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在海南的家。如今,近一个世纪过去了,当年意气风发的番客们,已相继辞世。他们无愧于自己的祖国和家乡,堂堂正正地走完了这一生的路。

乡亲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。